

当代实力派作家原创作品系列

中国第一部心理推理小说

崔京生 著

轻轻的抚摸



Qingqing De Fumo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当代实力派作家原创作品系列
中国第一部心理推理小说

崔京生 著

轻轻的抚摸

Qingqing De Fuma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崔京生 200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轻轻的抚摸/崔京生著. —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5.1

(当代实力派作家原创作品系列)

ISBN 7-5313-2863-1

I. 轻… II. 崔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28310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

联系电话:024—23284029 购书热线:024—23284402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www.chinachunfeng.net

E-mail: chunfengwenyi@vip.sina.com

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幅面尺寸:148mm×210mm

字数:356千字

2005年1月第1版

印张:14.25 插页:2

印数:1—15 000册

2005年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常晶	张玉虹	责任校对:白光
封面设计:张志伟	谷云燕	版式设计:马寄萍

定价:22.00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陈光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第 1 章

段思宏是一个长得不错的中等个儿男人。

可惜他是广播电台的播音员，脸上生出花儿也没人瞧得见。他主持着一档叫做《相叙到黎明》的谈心栏目，每天晚间电视新闻联播开始是他离家上班的时间。

现在，他又来到了这个位置，身后是马桶，面前是镜子。他认真洗了一把脸，头发吹得一丝不苟，法国名牌腰带束到第四个眼儿正好衬出他姣好身段；做这些事时无名指上的白金钻戒在幽静的灯光下闪闪烁烁。镜子里显现出一个精致的男人，香水喷在耳垂和腋窝。看电视的妻子叮嘱他下班交电话费和买西红柿，女儿在另一间房里大声抗议他总买那种打折的富士苹果。

从他们家到广电大厦路上不堵的话，开车需要二十分钟。

他经过第二个交叉路口时不得不停下，一件东西破碎在风挡玻璃上。他下车，手指在上面蘸蘸，闻到一股草莓味。路灯下一男一女扭成一团，女的戴一顶棒球帽看不清脸，不停地抓起冷饮店任何一件东西往男的脑袋上砸，男的躲闪灵活，让所有的飞来物顺利消失。两人同时朝他瞧了一眼，掉头就逃。他正犹豫追谁，被黑暗里蹿出来的冷饮店业主薙住脖领子。他们揪着吵着时开来一辆110，下来俩警察，把他们一块儿请上警车。

一进警署警察脸就变了，锁上隔离室铁门不再管他。他着急上班，大声抗议，情急之下掏工作证，忽然想起工作证忘在车内的包里。

“你还有什么花招儿，尽可以使。”警察得意地抽着烟。

他说出单位电话号码。警察尽管脸上硬撑着，还是很快离开，再回来态度完全两样，询问了事件经过，让他在笔录上签字后放了他。

他打的到老地方才发现自己的车不见了。开始他以为找错了地方，后来从马路上残留的痕迹确定车确实不在了。的哥不停地揪喇叭，他摸了半天，总算从裤兜犄角找出十块钱付了账，这还是他下午买菜剩下的。他的手机，连同他所有随身携带的东西都丢在那辆失踪的车上，只好走出一段路，用公用电话报警，对方问过他车号后让等着。他看着一辆辆车从面前呼啸而过，心算早已过了上班的时间，有必要给办公室打个电话，可对方偏偏总占线。守电话的老头一直拿眼睛盯住他，默数着电话拨通的次数。他想抽烟，烟也忘在车上。

这里再往前大概五百米有一家妇女用品商店，他本打算经过那里时逗留一下，现在一切都停顿在想法上。

他傻子似的站了半天，交警方面才有答复，因为违章停车，他的车被拖到停车场，目前停车场下班他明天一早才能取到车。“谢谢。”他说。放下电话，搜遍全身也没再摸出什么，恳求明天补交话费。老头开始死活不肯，后来挥挥手，像轰走一个真正的无赖。

他小跑赶到单位时，部门主任正在通知另一位播音员从家里赶来替班，看见他差点儿跪下：“哎哟，俺的香玻璃喂……”办公室里人捂住嘴不敢笑出声。他低头发现袖子撕开一条口，赶紧嘴里“骚瑞”着扎进卫生间。

阵阵若有若无的音乐顺着卫生球味飘来，只有这时他才感受

到卫生间的优雅与美好。他转动脖子，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忘记了两个助手正等着他进播音室。手臂伤口经水一泡又流血，他撕下卫生纸贴上。这时助手进来客气地问他要不要喝咖啡，他知道这是催他上去了。

“回头你去我们家取件衣裳来。”他说，“吹风机和梳子也带来。”

“小心。”助手扶他上电梯。

他对着金属壁左顾右盼。播音室在十五楼。路上几乎所有遇见他的人都倒抽一口凉气，回头目送。

播音室被玻璃墙分成两个区域，一半播音，另一半接通听众热线。段思宏坐下，幸亏两个助手按照平日要求备齐文字和音乐资料才没有误事。他检试了一遍麦克风和键盘，尽量不想刚才的事。一俟他听到自己亲切平稳的声音，立刻换了一个人：

“亲爱的听众，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《相叙到黎明》节目，我是主持人思宏，感谢大家在这个时刻打开收音机，使我们再次相逢在这湖风凉爽的夜晚……”他习惯地把肘支在台面，一阵疼痛，差点儿中断嘴里的话。他从接进来的听众电话里选了一位中学生，因为母亲离婚改嫁，他已经出走多日。

“……看来你母亲离婚已成事实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请不要再自作主张，那是不公平的。你说过，她是个善良本分的人，一直为家庭忍辱负重。对于一名传统的中国妇女来说，离婚已经意味着万不得已。作为孩子，你应该理解……”他尽量让声音充满关爱。中学生渐渐平静，继而饮泣……

有时候他感到自己就是上帝，他用甜美的祝愿送走中学生，又选了一位姑娘，她正被爱情扼住喉咙奄奄一息。“你好马萍小姐，欢迎你来到节目。”

“你好。”

“非常幸运我们在这里相会，您有什么问题吗？尽可以对我

说……”

“马萍小姐”没说两句已然泣不成声。这样场面段思宏见得多了，哭一哭效果比语言更能打动听众。“思宏叔叔，我一直收听你的节目，感觉就是在面对一个父辈。你问我为什么会痛苦，其实我对人生早就绝望……我很冷，社会像块冰。”

“你认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了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每天要和许多你这样的人对话，还可以告诉你，许多人比你不幸得多，我一直对他们说，当生活有愧于你，你没有别的选择，只有坚强地活下去。现在已经过了午夜零点，我想告诉你，一轮新的太阳会马上升起，忘记过去，振作起来，乐观地从头开始。”

“唉，看来你也不能理解我……从白天，我一直沿着湖边走呀走，也不知要到哪里？家在哪里？爱在哪里？我该怎么办……只有死才能阻止我走下去……”

“都这样，恋爱使人失去理智，尤其女人。”助手用眼睛说，伸长腰身在椅子上做出个放松姿势。这让段思宏特不高兴，手一指，助手迅速坐成九十度角。

“请你不要哭，能告诉我此时此刻你心里怎么想吗？”

“什么也不想。”

“这不可能，没有想法你也不会来到我们节目。”

“非要我说？”

“对，不说出来我们怎么交心呢？”

停顿，令人窒息……

“好吧，我就告诉你，一个字：死！”

时空似乎凝固。段思宏不再靠在椅子上，整个身体压上话筒，尽管是在空调房间，额头还是渗出汗，透过玻璃隔墙与助手的对话已不再限于话筒，用上特殊时才使用的手语。“你听我说小朋友，你必须打消这个念头。你还这么年轻，声音带着嫩气呢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你就是个孩子。好了，孩子，既然你打来了

电话，说明相信我。现在我已经伸出手，我敢保证能替你找回欢乐，找回丢失的爱。你愿意吗？如果愿意就请告诉我你的名字，在哪里给我打电话。”说话同时，示意助手与110联系。

“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，我叫马萍。”

“噢，对，你说过叫马萍。不过有许多打来电话人不愿说出真名实姓，这我理解。”段思宏凭空拍了自己一耳光。

“我没有什么可顾忌。”

“别这样小姑娘，咱们不是说好吗？还有个问题没回答呢，你是在哪里给我打电话？”

“湖边电话亭。”

“很好，电话号码多少呢？”段思宏抬头看见荧光屏上发来的信息，想起所有外来电话号码都储存在助手的操纵盘上，一紧张连这个都忘了。

“好了，别要花招了。我要是生气就真的不跟你说‘谢谢’了。晚上我一直在听你的节目，谢谢你在我死前做了好事……”

“不不，请等等，如果你真尊重我，那么请你告诉我现在的准确地址，我派车接你，共同来主持节目，好吗？”

“唉，”对方叹息。“可惜我不愿再给自己这个机会。”

“请别这样快就拒绝好吗。”段思宏攥成拳头的手心浸满汗，看见马萍准备放下电话走向漆黑的湖水，声音开始发颤。“你还没有回答完问题，我想知道，难道就是因为和男朋友分手吗？是这样吗？”

“是的。我仍然爱他……”

“我觉得你应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，仅仅为此结束生命值得吗？”他老调重弹拖延时间。此时打进的热线电话乱成一锅粥，红灯不停闪烁。

“好了，我累了，谢谢你，让我临走前感受到一丝温暖……”这次他意识到马萍真的要挂了，耳朵里仿佛听见那声“吧嗒”，

忘记资深播音员身份脱口叫道：“你不能这样孩子！请听我说完，你可以不听我劝，但你不能不听另一个人的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一个同样关心你的人，请稍等。”助手做出了OK手势，段思宏迅速按键，耳机里响起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：

“姑娘你好，咱娘俩虽说没见过面，但我一直听着你说话，我想劝你一句，可不能这样干呀，要知道你这样走了会伤害一个女人的心，她就是你妈。我也是个母亲，早几年习惯性流产，后来为了怀上孩子，床上足足躺了大半年，那个罪遭的，下了床连道儿都不会走。孩子生下来，我抱着她就哭，一条生命来到世上多么不容易呀！姑娘，为了给你生命的母亲，你也要活下去！”

“听到了吧，这么晚了，还有这么多人为你难以入眠。”段思宏及时切换线路，生怕马萍随时挂断。

“谢谢，可惜我没这样的妈。”

“别别，没这样妈没关系，再听听这位大爷怎么说。”键钮在指尖滑过，耳机里又出现一个苍老急切的声音：“娃儿可使不得呀，你一定得听听我是怎么过来的！我曾有过一个幸福的家，收入也不错，后来开车撞死人，讨债的上门打折我的腿，太太又离开我，撇下我孤苦伶仃，那会儿我也想过死，喝过安眠药，心里就和你现在一样，死过两次，都给人家拉回来，后来我想通了，干吗非死呢？活着就有希望，活着就是幸福。今天我已经走出困境，儿孙满堂，不愁吃不愁喝，我想告诉你就是这样一个道理：珍惜生命！有了生命才会有爱情，有……”段思宏监听着耳机里传自远方的那个微弱呼吸，只要这声音在他就放心。此时助手与警方取得联系，测定公用电话的方位，他相信用不了多久，营救就会成功。他在心里默默祈祷：快！快！快！

一瞬间，那呼吸声没了。

他按键的手指本能地扳下去，跟着是呼叫：“马萍！马萍！”

马萍你在听吗……”

耳机里传来一长串忙音。

通常，谈心栏目每个单元之间，段思宏总会在谈话没结束前适时地推动那枚银白色键，让音乐恰到好处地来到背景，此刻他大脑一片空白。在他播音生涯中也曾遇到这样情况，每次都化险为夷，被誉为“东湖第一嘴”。眼下，一条生命经过他努力，最终还是溜走了。

两个助手也离开椅子，像准备白刃战。他迅速打开所有对外播放通道，拿起话筒：“正在收听《相叙到黎明》的听众，我是主持人思宏，也许你刚刚打开收音机，也许你一直在听着我们的节目，但不论是哪种情况，我向你们发出请求，也就是在一分钟前，一个参加我们节目的女孩儿断然放弃了生的权利，选择死亡，我希望收音机旁的听众，包括您还没有入睡的亲属，迅速行动起来，为了这条生命展开一次爱心大营救。女孩儿名叫马萍，声音文静，估计年龄二十岁左右，她透露自己儿童时因调皮而破相，导致今天的婚姻悲剧，那么脸上疤痕将是大家辨认的重要线索。另外根据警方锁定，打电话的位置在湖南岸御码头一段，现在时间过去三分钟估计她不会走远。我这里的直播电话号码是88930366，如果有谁发现线索请尽快与我联系，或与警方联络。拜托大家，快行动起来吧！”他一口气说完，软在椅子上。

很快就有电话进来，说在湖边牌坊底下发现一相似女孩儿，鼻梁上有一道斜疤，神经兮兮转来转去。又一个电话说马萍已经在御码头附近被找到，哭哭啼啼什么也不肯说。跟着一个信号不是很清楚的电话冒出来，自我介绍是一位心理咨询师，正在驾车赶往出事地点，人和车随时听从调遣，这使他心头一热。

部门主任陪同一位警官来到播音室，带来饮料和夜餐，通常这是制度所不容的——播音室禁止餐饮。领导的关怀使段思宏感到不是在孤军作战。时间在一分一秒度过，接进来的电话很快组

成一支营救大军，段思宏始终能听见女咨询师的声音，他把它剥离出来，发现她跟自己对话的同时还在和背景里的人争吵。听了一会儿，听出行驶的车上有她姐姐、母亲和另外一个男人。姐姐不同意她多管闲事，男人担心她半夜出事，她命令停车，也不管什么地方非得下去，最后母亲决定一家子转移到后边面包车上，把车留下。刹车声。开关车门声。背景一下子空荡，她以一种轻松的口气对段思宏说，她的车速是一百四十迈。还告诉他，他是他的忠实听众。

段思宏觉得这个女人就在对面，隔一会儿告诉所在位置和搜寻情况。透过声音，他看见她沿着湖在寻找，背景里有别人在喊马萍。突然一阵汽车喇叭，她说石凳上坐着个人，又断定是一截树桩不是人。他提示她马萍正陷于绝望，会产生超常举动。一个正常人无疑会被喇叭声惊动，但一个非正常人，很可能听不见任何声音。电话里掉转车头。很快说那确实是一个人。“是她！马萍！”电话里叫。显然下一句是对马萍说。“请问，是马萍吗？”

空白。

“请你看看我，我们认识，在刚才的节目里。来，擦擦。如果真是你，请跟我上车……”

“闭嘴！你怎么知道我是马萍！”

撕扯。喘息。“真讨厌，起码有一万个家伙这样问我！”

“你站住！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……”

“滚！”啦啦，什么被撕裂，跟着是咕咚摔倒。“喂，喂……”段思宏呼叫。过了一会儿，电话里哭腔：“对不起我眼镜掉了，我在找眼镜……”

“怎么回事，你慢慢说我听不清……”段思宏叫。

“对不起信号不好！”段思宏手底下及时调整音量。“我是说我已找到她……哎哟……对不起我又摔倒了，我在追……”沙沙声。“喂喂喂听得见吗？对，她正往芦苇里钻呢哎哟……我看

她还是想死，我现在……位置在风荷茶楼后边，小路，对你们赶快不好了她跳下去了该死的……”扑通一声，电话就此中断。

“喂，喂喂喂！”他还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嗓子眼儿冒火，声音喊劈。

电子钟指示凌晨二点半。那一声尖叫证明他最不愿意的结果还是发生了。她真的跃入水中吗，两条人命啊！不断有电话进来，但都不是所期待的。玻璃墙背后的那位小助手一直在回避他的目光，抢救过程中她几次出错，现在像害了瘟病。说起来她还是孩子呢，是段思宏亲自从广播学院的进修生中把她挑来，当时他十分欣赏她对音乐的灵感。

“我来换换你。”部门主任说，“去去卫生间。”

他用手势示意尿都变成汗顺毛孔排出去了。终于，警方电话进来，水里捞起两个人，送附近海军医院抢救。他追问人是死是活，回答正在路上还不能确定。

他摘下耳机，休息片刻，想好了以后又把耳机戴上，调整好播放频道，略带兴奋的口气传达了营救结果，听上去大功告成。他这样做是不想让全城市民再担忧。不断有人来播音室祝贺，原定播音计划无法继续，好在天快亮，他选择了一篇屠格涅夫的散文安排助手播放，然后调了一辆采访车直奔海军医院。

湖滨大道蒙了一层迷雾，采访车仿佛穿过某舞台布景。他嘴上说去看马萍，其实多年的播音生涯他练就一种特异功能，只要对方一开口，只听声不见人就能勾勒出对方的容貌、年龄、气质，包括职业、婚丧嫁娶，八九不离十。女咨询师声音一上来就吸引他，也可以说这是他在众多营救者中间选择她的原因。发出这样声音的女人应该是皮肤白皙、身材纤秀，表面文静的性格底下蕴含着坚强不屈，让人第一眼不太注意，越看越有味道，一旦深入接触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人。如果真是这样，跳湖救人可就有点惨烈了。他心里怜香惜玉，暗暗祝愿她没事。

半路他让司机绕弯回家换了身衣裳，补了妆。再回到车上司机已经睡着，换句话说他是被他身上那股香味给熏醒了。“接着去哪儿？”司机睡眼蒙眬。

“海军医院呀？”

“我还以为您去赴晚宴呢。”

在海军医院抢救室门外，他被一位中年女军人拦住，任他怎样解释，就是不放进门。从议论中他得知两个女人都不会水，如果不是警察及时赶到，水上俱乐部摩托艇出动，很可能就淹死了。他转到外边，黑灯瞎火踩了块石头扒着窗台往里窥。里面拉了窗帘，跳下来还踉了脚。有人从背后拍了他一下，他回头，又是那位110巡警，跷起大拇指说：“够意思！”

他笑得有些不自然，说：“我没撒谎吧？要把我关起来，可就是两条人命呐。”

警察问他来干吗，他说了。警察问他真的想进去吗，真想进去他有办法。说完，到门口，用身体挡住女军人视线冲他挤眼，他立刻心领神会，趁机溜进。抢救室内两张白色的床，包围床的是忙碌的身影和各种抢救器械，他不知哪张床上躺的是想见的人。“找谁？”白色人影中一个问。他只好自我介绍是《相叙到黎明》主持人，话音未落，左边床上一直昏迷不醒的人突然动了，发出微弱一声：“是思宏老师吗……”

现场抢救的人都被这奇迹惊呆。

他上前，用充满感染力的男中音小声说：“请不要动，如果我没错，你就是电话里人了？”

床上人微微点头。这正是他想象中的人，即使躺在这样的环境，刚从死亡边缘挣脱，手臂和鼻孔都插着管，苍白的美貌依然叫他怦然心动。

“没事了。”医护人员说。

“我能陪她呆一会儿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护士拿来一张椅子，让他坐下。

“谢谢。”他说。

床上的人嗓子里沙哑了一声，他示意不要说话，检查了一遍输液情况。尽管是指尖轻微地接触，他能感觉到她的皮肤水一样柔软。他用纱布轻轻蘸去她额角的泥沙，小声问：“感觉还好吧？”她点点头，脸上泛起红晕。“一切都过去了。”他说，抓起她渐渐红润起来的手。

“真高兴见到您，往常只能听到声音……”

“我也是，见到你很高兴，这得感谢马萍……”话音未落，背后传来一声喝断。

马萍霍地，挥舞固定着输液管的手哭叫：“干吗救我！”一口污水喷到墙上。

“马萍？”

“嗯。”段思宏离开椅子过去。

马萍睁开眼来就找棒球帽，拽倒输液架，打伤护士，上去几个人才勉强按住。段思宏再次回来手腕添了一条血印。“简直是个疯子……”她说。

“干吗不叫我死，魔鬼！猪！呸！不叫我死你们也不得好死！”马萍又一次挣脱。

段思宏用身体护住床，借助灯光看清这张脸并不像自述的那样丑陋，虽然扭曲，依然称得上端庄秀美。猛地，他差点叫出声，这不正是那个用酸奶砸他车的女人吗？

第2章

施小茹是一个小个子偏瘦的姑娘，鼻梁上架一副浅灰色细丝眼镜，平日里总穿着素雅不招人眼的衣服。从六岁上小学读书，到二十八岁拿到心理学博士学位，仿佛一直也没长大，姐姐总是说：读书有什么好，光长脑子人都抽巴了。

她走出校门后，经德国籍导师伯尔推荐，到了本市博爱心理咨询中心上班，虽说签试用期一年的合同，但对于普遍存在的大学生找工作难现象已经挺不错了，谁知一年后国家又有什么新政策出台呢。

姐姐施小慧是海军医院一名军医，父亲死得早，她在妹妹上学的岁月倾注了过多的心血。军营生活打造出她结实匀称的身材和爽快性格，除了睡觉嘴里总在哼歌，而她最大的爱好就是不知疲倦地逛商店。

为了庆祝妹妹获得学位走向社会，在秋高气爽的日子，姐姐组织了一帮人在南山脚下的“吴越渔家”开了个小型PARTY，一群人吃饱喝足，又唱了一会儿卡拉，半夜才开车回城。跟着发生了拯救马萍的故事……

第二天一早，施小茹并没有听从医嘱卧床休息。她想过，在试用期内请假不太好。

博爱心理咨询中心坐落在湖边，卵石小径穿过草坪通向一座晚清建造的中西合璧式小楼。门口放的电子秤本是为客客预备的，体重变化可为咨询效果提供有效依据，久而久之，上班的人也加入称体重的行列。这里共有八位女咨询师，早晨她们依次走过磅秤，好戏也就开场。施小茹一脚迈进门就被苗青青拦上秤，惊呼：“俺的天，吃什么灵丹妙药，一夜之间轻了五斤！”

“没听说昨晚上事？”

“是指救人吗？”

“现在年轻人胃口真大，想一口喝干湖水。”又进来的一个，站到秤上。

“救人女英，鄙人也！”

一群人都没拿正眼看她，嘘成一片。

“掂掂您这小身板儿吧，还救人呢，有点儿风就能从这岸刮那岸去。”

“不过有点像，头发还沾有水草呢。”苗青青伸手从她的头发上摘下一根草棍儿。

“都听说了？”宋幼铭踩着钟点儿准时进门，当天晨报往桌上一扔，说，“好好学习学习吧，别整天吃饱了饭没事干。”他是这里的主任，中等个儿，外貌文雅。报纸头版用大篇幅报道了爱心大营救，段思宏被描绘成临危不乱、运筹帷幄的旷世神明，只在文章结尾以“一个路过群众”简单代过施小茹。

“你脸色很不好，是不是不舒服？”

“没什么，大概没睡好。”

“真感人啊，想想，有那么多人通宵未眠，在茫茫黑夜寻找一个外地女孩，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”宋幼铭激动地说，“可惜我睡太死，不知道外面的事。”

“英雄就站你面前！有眼不识泰山！”苗青青这话明显调侃，众人哄笑。

宋幼铭板起脸：“人家刚来，你正经点！”

“咦，她自己说的，大伙儿都听见了吧？”

“没错儿，干吗这么凶。”众人七嘴八舌。

“去去，上班了！正经事找不着你们，歪门邪道都能耐着呢！”宋幼铭一挥手，转身对施小茹说，“别跟她们一般见识。”

施小茹笑了一下，眼泪差点下来。她的咨询室与宋幼铭一墙之隔。她关起门来，借着清洁桌椅，努力使自己摆脱干扰。心说，既然做了，就不图回报，况且事发时除了冷月清风，谁又知道呢？

苗青青出现在门口，看着她背影赞叹：“身材真不错，体质弱了点，在家不怎么干活儿？”施小茹有些不好意思，扫扫擦擦脸蛋儿上已经娇不胜力。“干咱们这行最好什么都会点儿，什么苦都吃一点儿，这样对咨询才有好处。”这话听起来有点好为人师了。她来自一家生物制品研究所，从前是制剂师。这里的大部分咨询师都没有专业学历，在该市被列为全国精神卫生建设重点后，从精神病院等处抽调来。

午休后宋幼铭过来，详细打听了她在大学时选修的科目儿童自闭症，答应以后有这方面咨客尽量安排她做。这种及时的关怀冲淡了她心中不快。她大学实习阶段也曾深入过几家心理咨询机构，印象是与世界同行业相比明显滞后，不是照搬国外，就是管理上不到位。就拿咨询室内布置来说，许多地方还是按照老的理论，房间不做修饰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，认为这样简单的布置可以营造出心理上的零距离。她第一次走进这里就被温馨的气氛感动，每一个细节都能感受到宋幼铭治业的新理念。宋幼铭鼓励她好好干，凭她的学历肯定能留下来并成为业务骨干。

下班后，她虽疲劳，还是先到商场买了顶红色棒球帽，又买了一篮鲜花，赶往海军医院。她尽量挑人少的地方走，不愿碰到姐姐。斜阳照进病房内，一半明亮，一半阴暗。值班护士告诉